

百年记忆

——中国近现代文人心灵的探寻

日复一日的过往，就构成所谓的历史了。
不管你参与其中，亦或你隐逸其外，都难逃存在于其天地之间。
而在这广袤的时空里，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。
你可以选择记忆，你也可以选择遗忘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就是你的似水流年。

■ 蔡登山 著

百年记忆



往 | 事 | 书 | 系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创立于1897



· 书 · 系 ·

百年记忆

——
中国近现代文人心灵的探寻

■ 蔡登山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1 · 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记忆：中国近现代文人心灵的探寻 /蔡登山著.
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1
ISBN 978-7-100-08549-6

I. ①百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文人 人物研究
中国 近现代 IV.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73780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往事书系

百 年 记 忆

——中国近现代文人心灵的探寻

蔡登山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广 西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08549-6

2011年9月第1版

开本 880 × 1240 1/32

2011年9月广西第1次印刷

印张 6 3/4

定价：20.00元



前言

人有记忆，也容易遗忘。但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日复一日的过往，就构成所谓的历史了。不管你参与其中，亦或你隐逸其外，都难逃其存在于天地之间。而在这广袤的时空里，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。你可以选择记忆，你也可以选择遗忘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就是你的似水流年。

曾经有感于30年代以降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作家们，他们在国是螭蟾之际，或怒犯君威，或因忠获罪。他们有的因文贾祸，有的以身死谏，真称得上“莫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掷处血斑斑”。他们以“火炬”般的热情，以毕生的生命，写下瑰丽耀眼的诗篇，因此你看到他们焕发出凤凰蹈火般的夺目异彩，也看到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冷眼傲世！但既然是人，人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因此就有人的软弱卑怯，他们面对矛盾与挣扎，痛苦与绝望，有的“清醒于混沌之中”，让“思想成了苍白、稀薄、不断飘散而去的雾”；有的为了歌功颂德，放弃了原本善写人生的笔墨，不但扼杀了“文学生命”，甚至丢掉了肉体生命。

“幸有艰难能炼骨，依然白发老书生”，你看到了曾经是叱咤风云的陈独秀，在饱经政治的戏弄之余，落魄江津，重回



他文化启蒙的志业的话语。“无端狂笑无端哭，三十万言三十年”，是胡风“因忠得咎，以直招祸”的最真写照。文人和政治家是两个极端不同的职业，由于“时势的使然”或“历史的误会”，使他们身陷其间，几番潮起潮落、春去春回，有的和文学就此告别了；有的在生命的最后一程，在青灯之下，黄卷之中，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！

“人间但有真情在”，是师生之情、是男女之爱、是生死之交、是忘年之友，构成了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精彩动人的画面。这在目前愈来愈讲究功利的社会里，却成了空谷回音，成了稀奇难得的事件，是时代在变？还是人心在变？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，写尽千古知音难觅的心境；“钟期死去哀千古，地老天荒一寸心”，道出爱得刻骨铭心的哀痛！他们之所以让我辈动容者，在于他们是那么相知相惜，那么不吝付出！

岁月不居，数十寒暑弹指已过，每人都有他“不该忘却的记忆”。十余年来翻检诸多史料，在这些前辈文人的生命履痕里，寻搜历史的场景。在文字与影像之间，探寻他们的心灵。试图梳理出那些被压抑隐藏的情节，解开那些被埋在心腑而无法言宣的话语，如此我们才能逼近他们的生命，得窥他们的身影。

这些沧桑碎影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遗憾的是曾在旅舍客居，行色匆匆地访谈学者专家，或在北京、上海图书馆中查得学者的论文，都因时间仓促，未能促膝长谈，论文也只能在馆中匆匆一阅，如今只能凭着零碎的札记，敷写这些短文，文中有些观点来自这些识与不识的专家学者，在此一并致谢！更感谢的是传主的家属亲人、门生故旧，还有相关的出版社，他们的热情可感，不吝提供相关的照片，让我们“以图配史”的构想，得以落实，为保存史料图像尽一份心意。

百年记忆

——中国近现代文人心灵的探寻



· 书系 ·

目

录

末世独立苍茫	1
剑气箫心	3
笔底风雷	7
我自横刀向天笑	11
书生意气	15
生命的最后告白	17
从红烛到火炬	21
依旧书生	34
鲁迅的弟子们	42
沈从文的生命沉思	55
作家之殇	64
朝圣者的幻灭	74
清醒于混沌之中	86
春去春又回	97



| 千古知音难觅 107

海滨有故人	109
不该忘却的友情	116
迟了十六年的会面	125
记忆中永远的甜蜜	139
人生知己	154
风义师友	158
狂狷之士	164

| 爱在最初一眼 169

关于眼睛	171
牵手与放手之间	178

| 雪泥鸿爪 183

柔情裹着我的心	185
蔼然长者	188
遗落的明珠	192
沾亲与带故	197
泾渭分明	200
改名换姓	203
文人与酒	205
绝响	207

| 附录：本书图片提供者名单 210

白雲山

書系

末世獨立蒼茫

劍氣簫心

筆底風雷

我自橫刀向天笑



剑气箫心

中国近代诗史最重要的一位诗人——龚自珍（定庵），在鸦片战争的前一年，写下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！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诗句。诗人不安又不满于当时那种沉闷、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气氛，在那无声的时代是可悲的，他预见了时代的衰危，为此他大声疾呼救世的人才。于是“天公”降下的人才，就在那一场令百世悲怆的圆明园火光中出现，他们以百业凋敝、遍体鳞伤的中国为舞台，进行19世纪末最辉煌，也最悲壮的演出。而龚自珍扮演着他引以为豪的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的启蒙者的角色。



在英法联军大火中化为
废墟的圆明园



杭州龚自珍纪念馆

正因如此，所以从康、梁等维新人物，到南社众诗人，乃至鲁迅等“五四”文化巨匠，都对龚氏情有独钟，并不同程度受其濡染。康有为称其散文为清代第一，南海的诗作也明显地因袭龚定庵的痕迹。而黄遵宪更是步龚氏的后尘，“浸淫定庵”。他模仿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》写下89首绝句，亦名为《己亥杂诗》。两人虽相距一甲子，但却思虑相接。而梁启超在谈到龚自珍及魏源对维新派的影响时，深有体会地说：“他们一面讲今文，一面讲经世，对于新学家，刺激力极大。我们年轻时，读他二人著作，往往发烧；南海康先生的学风，纯是从这一派衍出。”而南社诗人如柳亚子、杨杏佛诸人，更是私淑龚自珍，号称“龚痴”。据统计，1936年出版的《南社诗集》中，集龚句的诗，竟有300余首，杨杏佛就是其中的健者。

忧道者喜其奇警，医国者撷拾议论，狂狷者效其“不依恒格”，恃才者慕其哀艳缠



剑气箫心定庵楼

绵。鲁迅的好友沈尹默在《追怀鲁迅先生六绝句》中云：“少时喜学定庵诗，我亦离居玩此奇。血荐轩辕荃不察，鸡鸣风雨已多时。”少年鲁迅学龚诗，注重的是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这种崇高的情怀。而郁达夫说：“江湖流落廿三年，红泪频搢述此篇，删尽定公哀艳句，侬诗粉本出青莲。”则是以才子自居，取其哀艳。

哀感顽艳与豪情壮语，该是龚诗的主要基调。而更确切、精当的描述，则莫过于他自己诗中不断出现的“剑气箫心”四个字。“少年击剑更吹箫，剑气箫心一例消。谁分苍凉归棹后，万千哀乐集今朝。”龚自珍常把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称为“剑”，而将文学创作的建树称为“箫”。晚年的这首诗，回首当年被迫辞官，远离政治中心的京师，立功与立言的不朽盛事，已成过眼烟云，归舟冷落，心情苍凉。嘉庆、道光之际，一批惊于秋声、识在机先的知识分子，不再满足于“为天地立心”的空谈玄想，而着眼于“为生民立命”的经世务实；不再满足于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书斋生涯，而时时觊觎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事功机遇。诗人以剑气侠骨，寄托心志，“情多处处有悲欢，何必沧桑始浩叹”，诗人又以箫心幽思，抒写奇情。“剑气箫心”，构成诗人人生态度与人格期待的双重境界。

对社会现实的思考，和对人生忧患的感悟，使得慷慨激奋的风云之气，与回肠荡气的自怜意绪，紧紧扭结在一起，形成龚诗的特色。在社会动荡之际，龚自珍所表现出的戚于飘摇的敏感，“亦狂亦侠”的风度，伤时使气的作派，构成了一种极富魅力的人生境界和行为方式；其率性任情，歌哭无端，幽怨杂以慷慨，壮烈合以哀艳，在呼唤牺牲承担精神，和悲凉审美识度的社会变革中，人们都没有忘却，这位站在历史交替关口的诗人。





笔底风雷

晚清戊戌变法，弹指之间，已过百年。或许人们未必了解变法之始末究竟，但思想解放之风貌，却因此而留存。其中予人印象深刻之事，有康有为的“策”（屡屡上书），谭嗣同的“血”，还有梁启超的“笔”。梁启超自1895年参与康有为“公车上书”后，致力于报刊笔政，其发表于《万国公报》《时务报》上的犀利文字，令其声名大噪，以至“通都大邑，下至僻壤穷陋，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”。梁启超以笔底风雷，扑向暮气沉沉的王朝，令守旧者毫无招架之力，竟诬之为“离经叛道，惑世诬民”。

郑振铎在悼念梁启超的文章中说：“他在文艺上，鼓荡了一支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，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。他在政治上，也造成了一种风气，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。他在学问上，也有了很大的劳迹；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，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、普遍化了。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；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、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者。”是的，从洋洋1400万字的《饮冰室合集》看来，内容遍涉政治、经济、思想和文化各方面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用功之勤、笔力之大。



梁启超被称为“百科全书式”的人物

梁漱溟在评价梁启超时说：“任公的特异处，在感应敏速，而能发皇于外，传达给人。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，最善发挥，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，因而不能绵历久远。”梁氏之笔，委实为近代以来最健者，其文思墨沈，几如风雨骤至、流水汤汤；亦如泉之奔涌，不择地而出。然身处末代王朝，面临启蒙的重责大任，于是不得不放下写“传世之作”的心愿，而著“觉世之书”。思以三寸之管，抵得十万甲兵。此梁氏之幸耶？不幸耶？可真是“身后是非谁管得”！

身为“舆论界之骄子”，梁启超善于博采众家之长。在师从康有为之时，他采纳其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，与重视学术源流的治学方法；在与严复交往中，他接受其反对保教和天演进化的进步思想；在与黄遵宪的交往中，他吸取其有关合群之道的论述；在与夏曾佑、谭嗣同的争论中，他体会到佛教的精深教义与诗界革命的真



少年梁启超笔力万钧

谛；在与胡适的争辩里，他则汲取其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成果。通过博采众长，梁启超成为近代学术的巨擘。

梁启超一生善变，常为论者所诟病。实则他在政治上的变化，无论是主张变法维新、和平改良、革命破坏、君主立宪、开明专制还是共和民主，都是对不同政治形态的一种反应。在学问上，他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，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，说伪经，说改制，继而又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的主张。他说他“随时与境而变，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”，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，他的宗旨和目的，却未曾变动。在梁启超的思想矛盾中，仍可理出他“忧国爱国”的宗旨，和在困顿中不断寻求新知和济世之道的愿望，其天真热情，多少也影响了时代。不妨承认，他有急切的功名心和表现欲，有时更像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，奔走以售其才识。

从政的屡屡失败，使得梁启超晚年转向学术研究，治哲



学、史学、佛学、文学，皆有创获，著述甚丰，因此他有“著述求为百世师”的自勉。但他性格上的缺点，他亦有自知之明，他说：“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，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，其创造力，不逮有为，殆可断言矣。”又在题长女令娴日记云：“吾学病爱博，是用浅且芜，尤病在无恒，有获旋失诸，百凡可效我，此二无我如。”

斗转星移，蓦然回首，岁月的长河，不停地流淌。面对梁启超的遗文往事，虽历经一世纪，但他所探讨的诸多问题，今日仍然被关注。